

# 前往星球樂園

這是一座馬戲團，一個小小的劇場。

早晨八點半，日間照顧機構準時開門，家長和老師在門口寒暄，談論孩子的個別化教學計畫。每名孩子要量體溫，松松一轉眼坐在他的座位吃香蕉，相安無事。

那天，劇場來了一個新角色，由爸爸帶來，這名壯漢據說從不穿上衣，露出上半身兩顆壯碩的奶頭。」

壯漢坐在位置上，對桌的松松剝開香蕉皮斜眼瞧著壯漢，生怕他來奪香蕉。香蕉的爭奪戰並未展開，也許可以寫進下一幕。壯漢見人進場就高聲呼喊，有時夾雜著海獅的哭聲，他站起來小跑步過去推每個角色。

整個上午，這座劇場將上演一齣還沒寫好劇本的戲。機構的主任走進劇場一一巡視每個角色，盤算著接下來的劇情，要求那名叫綠綠的孩子穿上重力背心，。他拿起松松的香蕉好像陷入沉思，松松立刻機警地拿回他的香蕉。好吧，他說：「松松，快點吃香蕉，我們要上課了。」

上課前，帶著一種節奏，也像是頻率過高的座頭鯨叫聲。壯漢站起身，想向綠綠撲過去，綠綠閃過身，躲在水槽邊繼續他的踱步，喃喃自語，像是生錯時代的遊唱詩人。他每走幾步路就跳起，發出另一種波長的叫聲，接近沒睡飽的九官鳥。主任進場，呵叱：「綠綠，你還不去穿重力背心。」重力背心裡頭裝著鉛塊，肩頭上的感覺就像是安在水牛背上的軛，拖著重量向前走。綠綠穿上背心，動作果然變得遲緩，他不甘心的跳幾下，象徵他微弱的自由意志，繼續窺探著松松手上那根香蕉。

綁馬尾的小林老師進場，有時她會用一台小收音機放一首兒歌，讓綠綠跟著唱，反覆地唱，那首兒歌跟毛毛蟲變成蝴蝶有關，蟲蟲飛到南山喝露水，後來不知怎麼回事就變成了蝴蝶。有時，小林老師見綠綠一個人站在水槽邊，望著氣窗外的天空出神，重覆說著：「今天媽媽回來接綠綠。」小林老師跟著興高采烈的說：「今天媽媽回來接綠綠。」好像那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。

綠綠的爸爸從不回應家長群組的談話，也沒有出席過親師會，那些家長流傳一種說法，媽媽生下綠綠後陷入嚴重的憂鬱症，最後只得離開家庭。

接著，壯漢又撲向阿泰，那個姿勢看起來像是擁抱。阿泰向旁閃躲，化解了這招攻勢，壯漢一個撲空，立定腳跟，轉過身使出熊抱，主任趕緊衝進場，將壯漢隔開。「阿泰，去穿你的重力背心。」阿泰個頭高，頂著一個小平頭，平時總

是安靜繞他的圓圈，上午他順時針繞著，午休起來自動轉成逆時針。據說下午三點過後是他的發作時段，他會不動聲色的欺近身邊的人，遵守兵法的定律，他邊吼叫邊揮拳，卻也立即撤退。有一次，他以快速的動作攻擊姜社工，所有老師衝過來抱住阿泰，將他送進保護室。

在歌聲中，連連撲空的壯漢茫然站著，似乎在決定下一個撲過去的對象。主任給他一張椅子，讓他坐在場邊，老師還討論要給壯漢穿重力背心。燈光漸暗，壯漢繼續發出海獅的叫聲，突然起身過去搶松松手上的香蕉，松松轉過頭，口中喊著：「不要，香蕉。」沒有人會誤會他的意思，松松繼續吃著香蕉。

八點四十五分，五名老師在教室邊晨間討論，好像在演出前才要決定劇本的演員。這群老師得到一個心得，不停的給壯漢工作，他就不再撲人。小陳老師要壯漢搬椅子，從劇場東側搬到西側，再從西側搬到東側。從此，壯漢甘心的搬椅子。於是，他終於得到了一個名字，老師們都叫他「薛西弗斯」。

老師也討論要加強教室的監控系統，就像是在討論著耶穌的死刑。幾個月前，另一家日間照顧機構發生學生逃走的事件，鬧上電視新聞，網民一片撻伐，新聞直播車追著機構主任跑了三天，直到那位主任說出最典型的一句台詞：「偵查不公開。」老師討論到，每個禮拜，兩道門都要更改密碼，號碼輪流用老師的生日。退場前，主任對著觀眾席說道：「是的，老大哥在看著他們。」

九點半開始上課，烹飪課，每名學生分到一團揉好的麵粉糰，放進模型盒可以製作餅乾。他們在母親節做卡片，中秋節，他們也做月餅，父親節當天，每個爸爸分到一個用冰棒棍子黏起的筆盒，畫著蠟筆小新的畫像。

劇場即將進入混亂的高潮，燈光全開，伴隨著水沸滾的高分貝，每個角色分配到一種叫聲，夾雜呻吟和喃喃自語。薛西弗斯首先發難，他在劇場中央放下椅子，似乎思索著他這個任務的荒謬，他裸露的胸部發出奇異的色澤，在意識的盡頭整理著他自己的思緒，他為什麼不能坐下來？脫下重力背心的綠綠在角落繞圓圈踱步，小跑步橫越劇場，和阿泰相撞，阿泰默默地靠在牆壁，用力撞牆壁，發作時他的固定動作。那名叫萱萱的女生原本安靜地玩著拼圖，只差十塊拼圖她就要拚出一隻唐老鴨。萱萱鄰座的浩浩伸手進牛仔褲摸著下體，這個動作讓他得到生命最高的快感，換來小陳老師的呵叱：「浩浩，手伸出來，讓老師看你的手。」浩浩用一輩子思考著，這麼快樂的事情，為什麼總有人要阻止他。松松一個人留在座位上，吃那根香蕉，他也用僅剩的認知思索，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要來搶他的香蕉？

所有的角色都忘記，那是一場烹飪課。喧鬧，主任追著綠綠跑過劇場，「你還跑，被我追到你就完了」，綠綠當然要跑，邊跑邊回頭，一點也不想被主任抓到。

主任突然停下腳步，抽出他褲子的皮帶，脫下球鞋，那個姿勢讓人想起納粹情報頭子拷問囚犯。綠綠也停下，好奇著主任的動作，兩軍對峙，劇場中所有角色都嗅到緊張的氣息，像草原中嗅到血腥，只有松松護衛著他的香蕉。小林老師出聲，似乎想為綠綠求情，下一秒鐘，主任以慢動作的躍姿，將綠綠往牆壁壓住。

綠綠使盡所有的力氣反抗，一個自閉症患者所有的反抗也許出自本能，他極力的扭曲身軀，像一尾離水的魚，「看你以後還敢不敢不聽別人的話？」主任喘著氣說道。

綠綠的身體全貼在牆壁上，不敢動彈，也許手腳全被壓住，覺得痛，他流下了眼淚。主任說：「還不能動，我數到十，我說動才能動。」

從第一節課開始，綠綠就在場邊邊跑邊跳，他跳起來，想要掙脫什麼，像集中營的囚犯想要逃脫毒氣室，但地心引力立刻將他往下拉住，所以，他只好繼續的跳著。每隔一陣，綠綠會被老師送進保護室，照規定，送進保護室的孩子家長接到通知就要趕來機構，和老師討論孩子的行為。那天，綠綠爸爸沒有現身，主任決定不讓綠綠出來，待一整天。

保護室位於另一側，不打燈光，幾坪大的空間牆壁包圍著塑膠墊，說是要保護孩子的安全，卻也因此更保證了保護室的黑暗和隔絕。綠綠關在沒有光線的房間內，整整三個小時，在黑暗中，他沒有放棄跳躍和掙脫的姿勢，他的意志堅定，抱持著一絲渺茫的希望。體內的生物時鐘告訴他，再過一會，他就能獲得自由。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跳累了，停下來，綠綠沉默的神情就像是哲學家的沉思，一直說著：「今天媽媽回來接綠綠。」當最後姜社工進來探望綠綠，綠綠仍然重複著同樣的話，正想要逃出去，主任已擋在門口：「綠綠，以後還敢不敢不聽老師的話？」綠綠小聲地說：「不敢了。」結束當天的禁閉。

第二天，輪到阿泰關進保護室，他保持沉默，卻開始用頭撞牆壁，保護室外頭都感受到阿泰的憤怒。後來，主任找來兩位男老師，用約束帶綁住阿泰。阿泰照常開始無謂的掙扎，主任宣布：「等阿泰發作過了，不發脾氣了，才能鬆開。」趕來的媽媽就在外頭等待，堅持要給阿泰關上三個鐘頭，「這樣，阿泰才能學到教訓。」她念完一整段聖經的詩篇，為她可憐的孩子祈禱。

這是一座馬戲團，一個小小的劇場，在這個劇場內，每名爸媽都以某某人的爸爸媽媽稱呼，似乎沒有了孩子，他們的存在就出現問題。沒有名字的家長成立群組，繼續討論這齣戲的劇情，他們也討論午餐餐色和教學計畫，填寫機構的滿意度調查。終於，浩浩的爸爸提出質疑，「機構的教室要設那麼多監視器嗎？」自從小學四年級，浩浩爸爸的名字被風紀股長記在黑板上後，他對這種被窺探的

感覺深惡痛絕。

沒有人回應他，這天早上八點十五分，他送浩浩進教室，走到辦公室跟打著鍵盤申請補助的主任提出同樣的問題。

主任停下動作，看了浩浩爸爸一眼：「現在還不是上班時間，我八點半才上班。」

好，照規矩來。浩浩爸爸看著牆壁上的時鐘，等到八點三十分，又提出同樣的問題。

主任笑著說：「你到底要講什麼？」浩浩爸爸說：「我兒子雖然笨一點，不會綁鞋帶，連上廁所也不會自己去，但我不要他生活在時時被監視的環境。」主任的嘴巴裂得更開些，遠遠看像一座地窖，「浩浩爸爸，請你相信我們的專業，這種自閉症的小孩就是要這樣教。」主任一字一句慢慢地說道：「全中華民國的日間照顧機構，都這樣子的。」

「我不相信。」浩浩爸爸反駁。

主任說道：「你確定他們會在乎嗎？他們知道什麼是自由嗎？」浩浩爸爸說：「你怎會這麼說？」兩個人都在氣頭上，水溫沸滾，氣頭上的主任跑進教室，這個此刻還算安靜的劇場內，他指著雙手在空中揮舞的薛西弗斯，「你問他，他會在乎有沒有自由嗎？」薛西弗斯張著迷茫的雙眼，裸露的乳頭發出奇異的光芒，他發出海獅的叫聲，撲過來擁抱浩浩的爸爸。

浩浩爸爸垂下頭，給薛西弗斯擁抱著，這輩子薛西弗斯想擁抱過許多人，從沒有人願意讓他這樣的抱著，他開心的使出所有的力氣，開心的發出汽笛的聲響。終於，浩浩爸爸喘不過氣，他想掙脫，「嘿，不要這麼用力啊。」在這座劇場內，他首次感覺如此的孤獨，也感覺到主任的全面勝利。「好了，不要這麼用力。」浩浩爸爸加入吼叫，隨即被小陳老師拉開，在教室內，如約定好的一張唱片曲目，所有的聲音都將展開擊打的一天，每個聲音代表著一名自閉症患者。

「我相信自由源自於反抗。」浩浩爸爸在群組上貼上這句話，但其他家長仍無回應，大部分家長都認為，這就是體制，體制就是這麼一回事，但浩浩爸爸仍不願意這樣就死心了，他繼續寫信給董事會，提出他的要求。

宜蘭的那次旅行是本劇的高潮，出發，下樓去廣場集合，坐遊覽車。一名老師負責看管四名學生，主任殿後，他難免又把自己想像成帶領一群黑奴前進的工頭，腳鍊拖在地上，發出鏗鏘的金屬聲。司機看著沒穿上衣的薛西弗斯上車，就張雙手要擁抱司機，趕快被姜社工拉開。司機對著無線電說：「我今天要載一群喜憨兒。」姜社工小聲的糾正他：「我們是自閉症喔。」司機聳聳肩，做出無所謂的表情，問了一個所有觀眾都想問的問題：「他一年到頭都不穿衣服嗎？」

那個禮拜，這名司機已經跑了三趟宜蘭。他想起小時候村子裡有個年輕女

人，天一亮就站在村口大叫，想去擁抱每個人。女人的爸爸說，有哪個男人願意娶他女兒，他就奉上五百萬嫁妝。但是，司機後來離開老家上台北當學徒，再也沒有想起這件事。現在，司機全都想起來了，他在引擎聲中跟自己說：「早知道日子這麼苦，我就該去娶那個女人。」

上車，松松坐在窗邊，吃著他的香蕉。阿泰鬧性子說他不去，在教室內一直撞牆壁。小林老師趕緊安撫他，「乖，我們今天要去星球樂園喔，快一點，遊覽車在等你。」這個理由，來自小林老師念過的繪本故事，在那個故事裡，星球樂園長著繽紛顏色的糖果，天空飄著雲彩，太陽笑呵呵，踮著腳，可以摘到星星和月亮。那天，小林老師在喧鬧聲中念完故事，沒有人靜下來。

他們的遊覽車轉向快速道路，通過雪山隧道後，就進入一場意想不到的霧，所有的角色全安靜下來，霧從四周湧來，再從身邊散去，薛西弗斯被這場霧眩惑著，伸出雙手去抓眼前這團白茫茫的東西。霧像是從每個人身體吐出來的氣團，混在一起，又像是每個角色其實都活在霧裡，似乎有種神聖的氛圍環繞著這輛遊覽車，姜社工非常喜歡霧起的時刻，總讓她想要祈禱，在這種時刻，她異常清楚的覺得每個生命都活在一種什麼裡面。小陳老師也安靜著，心中默唱著藍儂的歌詞「想像沒有天堂，我們的腳下也沒有地獄。」只有此刻，只有霧。

回到教室，這座小小的劇場，第一節課是社區適應課，眾人正在準備，只見浩浩走到門邊，浩浩要去上廁所，小陳老師問道：「你要上廁所嗎？」他轉而又指了一下「不要」，那個圖案是一個手搖幌的動作。小林老師說：「他不要你帶，我帶他去吧。」

出門，進廁所，沒多久傳來小林老師的呼聲：「浩浩，不可以摸那邊。」尖叫，所有男老師都跑過去幫忙，一團混亂間，才有人發現門開了一道縫，清點人數，少了三個人。

他們急忙通知家長，報失蹤，轄區的警察立刻趕來，調閱監視器，清楚看見綠綠按了密碼，薛西弗斯搖幌著身體衝出去，沒多久，阿泰舉起右手，嘴巴念念有詞，好像要迎接什麼似的走出門，消失在監視器的螢幕邊。小陳老師恍然大悟說道，像綠綠這種亞斯柏格症患者，說不定記得所有的數字、日期和路線。一旁的警察聽了一陣子後，好奇地問道：「你是說，有三個自閉症的孩子從這裡逃亡了嗎？」主任說：「我們又不是集中營，怎麼會逃亡？他們就是會亂跑。」轉向綠綠的爸爸問道：「你說綠綠曾經走失過，對嗎？」綠綠爸爸沒有答話，他知道跟那次一樣，綠綠又想去等他媽媽接他回家。

薛西弗斯沒有想要回家，他只想擁抱所有人，擁抱這個世界。他走上街道，往熱鬧的東邊走，沒有穿鞋子。他穿過等公車的人群，海獅的叫聲被車輛聲淹沒，

起初沒有人留意他，只有一個撐陽傘的歐巴桑問他：「你怎麼沒有穿衣服？」還以為是車站附近的遊民。

他繼續穿過人群，迎向所有跟他迎面走來，露出驚訝和鄙視的臉孔，這些臨時的角色都選擇忘記他。直到他靠近一個大學生模樣的女孩，想要擁抱她，這是薛西弗斯這一輩子唯一獲得自由的三十分鐘，女生尖叫，「有色狼。」人群圍攏過來，很有正義感的兩名男子揍他兩拳，薛西弗斯原也想擁抱兩人，就以擁抱的姿勢摔到在地上。警察接獲通知，有色狼在街頭鬧事，又接到報案電話說是歹徒打群架，事態嚴重，連忙派遣快打部隊，到達現場時，薛西弗斯已經整張臉都是血，好像每個臨時演員都想揍他一拳，他坐在走廊的階梯掏盡喉嚨的狂吼。當主任現身，從警局帶走他，他的自由時刻已正式結束。

下樓後，綠綠選擇走西邊，他沒有留意隨後下樓的薛西弗斯，專心回憶著心中回家的路線。綠綠邊走邊跳，記憶中媽媽帶他來慈祐宮拜拜，媽媽點了香，綠綠會怕火，卻矛盾地喜歡聞香的氣味，覺得那就是媽媽的味道。綠綠清楚的記得媽媽帶他坐上 311 公車，穿過大半個台北市，他甚至還記得那天媽媽穿的衣服。他走進慈祐宮，在菩薩面前轉了三圈，卻不敢點香，他等在一個中年女子旁邊，對方卻沒有像媽媽那樣，分一支香給他參拜。他走出宮，停在十字路口等綠燈，朝公車月台走去。綠綠站在月台等公車，終於有名婦人的角色注意到他，覺得有些不對勁，問道：「小朋友，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裡？你爸爸媽媽呢？」綠綠的眼珠望著前方的位置，嘴裡卻回答：「今天媽媽回來接綠綠。」

這句話，開啟這名女性角色的回憶。如同劇場內的旁白聲音，控制音量，講著她小學時，每天下午媽媽都來接她回家，「有一天，媽媽沒有來接我，打電話也沒有人接，我以為媽媽不要我了，邊哭邊走回家，走到半路，就見到媽媽走過來了，一直跟我說對不起，對不起。」內心旁白說：「從此以後我常常做惡夢，夢見媽媽走在前面，我邊跑邊叫她，她卻不理我。」回到車站月台，她跟綠綠說：「媽媽會來啊，小朋友真乖。」

公車來了，綠綠跟著婦人角色上車，司機還以為綠綠是她的小孩，指著刷卡機說：「刷兩次。」婦人以為去永和一次要刷兩段票，悠遊卡嗶嗶響了兩聲。綠綠上車，今天不去宜蘭，綠綠動用他所有的意識，回想著回媽媽家的路線。

公車轉向仁愛路，過公館，綠綠的回憶越來越鮮明。到了永和，婦人按了下車鈴，綠綠也要跟著下車，婦人回頭看他一眼，稱許綠綠真乖，她心裡想著：「我兒子要有這麼乖就好了。」司機看了他們一眼，又說：「刷兩次。」婦人也照做了。下車，綠綠跟著婦人走同一條路，他記得媽媽也跟他走同樣的一條路，最後蹲下來看著他，哭哭啼啼地跟他說再見：「你要乖乖聽爸爸的話，媽媽以後會回

來看你。」時間過去了，綠綠一直不明白媽媽當時的眼淚。他遇到的每一個人，都叫他要乖。

那婦人一路向前走去，回過頭看見綠綠還跟著，問道：「小朋友，你迷路了嗎？」綠綠看著她，回答：「媽媽今天回來接綠綠。」右轉，走上了自己的路。媽媽家是這樣走的吧，他停在十字路口，面臨著選擇的難題。

那天，阿泰下樓後，才放下高舉的右手。他來到熟悉的廣場邊，平常下課時，小陳老師帶他來到這裡，媽媽就會準時來接他，跟小陳老師說再見。阿泰媽媽是職業婦女，總是準時打下班卡來接阿泰。阿泰等了一會，如等待中的果陀，媽媽並沒有出現。他應該等下去，還是選擇離開呢？阿泰覺得這個問題讓他煩躁，雙拳合抱在胸前，他看過媽媽用這樣的姿勢祈禱等待回答，過了十分鐘，他只聽到大樓外的汽車喇叭聲，沒有任何的回答。他想起小林老師讀過的繪本故事，那條路是從那裡走的吧，開始他的旅程。

他走下捷運站的電梯，走過地下街，這條地下街連接到火車站，他停下來，看趕車的人買台鐵便當。他記得有一次，老師帶他們去基隆，就從台鐵便當旁邊的票口進去，那時正值交接班，票口邊站著一名值班人員，平時他會盯著看每名乘客手上的票，這是他這輩子最擅長的事，小學整整六年，他都擔任風紀股長，當時就決定以後他一定要當上車站的剪票員。

但是，阿泰的動作異常迅速，他跟著一名穿西裝的男子進到車站，剪票員剛好低下頭整理他的服裝，才一閃眼，阿泰已在裡面，他還以為自己老了，常常會看見幽靈。阿泰走下手扶梯，進入第一月台，一輛輛的火車在阿泰的眼前來來去去，載著一群人前往他從不知道的遠方。自由，為阿泰帶來選擇的難題，還是說，選擇讓阿泰獲得自由。他心中有一個模糊的願望，但小林老師從沒有在故事中告訴他，前往星球樂園，應該搭上那一班火車？

那天，幾名家長在機構的辦公室等待消息，綠綠爸爸現身後，一直坐著等著，他打電話給所有的親戚，但綠綠媽媽的手機一直沒接，阿泰的爸爸媽媽都來了，媽媽堅持在教室內祈禱，念詩篇。老師也打電話給薛西弗斯的爸爸，那名角色可能忙著排演另一齣戲，只懶懶地說：「我沒空，請老師送他去醫院，我再去醫院接他。」直到本劇結束，薛西弗斯的爸爸也沒有出現過。小陳老師還想跟他多說些薛西弗斯的情況，電話裡旁白：「推銷員最後會死的，何況，我們也沒有什麼東西要賣。」

黃昏來臨，首先傳來綠綠的消息。有路人通報，看見一個人在通往新店的快速道路上又走又跳，警察找到他，趕緊將他載下來，警察問他名字，他只是說：「今天媽媽回來接綠綠。」這句話像一個符咒，喚醒了綠綠爸爸的記憶，他告訴

所有人：「綠綠是要去找他媽媽。」但是，綠綠顯然在某個十字路口轉錯了方向，他們一直不知道，綠綠怎麼可以走到那麼遠。小林老師問道：「綠綠爸爸，我常聽你跟綠綠說這句話啊，所以我也跟他這樣說啊。」綠綠爸爸放低聲音，好像他的聲音是從隔壁房間飄過來的：「我只是這樣安慰他，離開後，他媽媽就沒有再回來。」

那天，阿泰一直走到很遠的地方，最後警察通報時，他人正在彰化的火車站。剪票員攔下他：「你的票呢？」剪票員嫌惡地看著阿泰，附近很多頑童都來坐霸王車，從後站橫越月台就想從前站溜出去，還有人在車站廁所塗鴉。「我在的時候，就別想發生這種事。」他一生擁抱著這個信念。「沒有票，就要補票。」阿泰看著剪票員，向前舉起右手。「好，那我要報警了。」剪票員最後說。

脫逃事件後，隨後是漫長的檢討，改進，他們決定增加更多的監視器，密碼除了主任外，沒有人知道。他們也決定除了接孩子的時間，電梯終日上鎖。小陳老師一再的模擬阿泰逃亡的路線，自己去走那條路。

一個月後，阿泰再度脫逃。那天，他們排著隊要去市政府的小劇場看戲，一轉身，阿泰就從人群消失。主任正準備報警，小陳老師說：「我想不需要吧。」他趕到台鐵便當旁的票口等待，沒多久，阿泰果然出現，看見小陳老師，舉起他的右手說：「要去星球樂園，要去星球樂園。」小陳老師牽著他的手，溫聲說道：「好了，我們回去。」

本劇即將結束，最後登場的角色是松松的爸爸，他跟浩浩爸爸在接送孩子時時常打照面，像衛兵的交接。「自由源自於反抗，」他想跟浩浩爸爸說，「但反抗源自於荒謬。」

那天，松松坐在他的位置上吃香蕉，爸爸照常離場，問小林老師：「我從這個門走好了，請問今天的密碼？」小林老師挽著笑意說：「今天的密碼是我的生日，0918。」松松爸爸提高音量，念了一遍，他想劇場的每個角色都能夠聽見他的聲音。走出第一道門，打開通往樓下的安全門，警報響了，隨即安靜下來。再見了，這個馬戲團，這座小小的劇場，他悄悄的留下一道門縫。

燈光就要熄滅，聲音淡去，劇場內，松松終於吃完那根香蕉，他抬起頭，露出滿意的笑容。



